



两个倔强的
灵魂



黄永玉题

秋石著

作家出版社

两个
倔强
的
靈魂

秋 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个倔强的灵魂/秋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2

ISBN 7 - 5063 - 2092 - 4

I. 两… II. 秋… III. 评传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745 号

两个倔强的灵魂

作者: 秋 石

责任编辑: 侯秀芬

装帧设计: 毛 雨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460 千

印张: 19.75

插页: 2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092 - 4/I · 2076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现代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奠基者
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献给：

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诞辰90周年

献给：

毕生为着祖国、民族呐喊的不屈战士萧军

大约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闹，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便随，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萧红和萧军。

流亡到来的两颗倔强的心，生疏、落寞，用作欢迎；热情、希望，换不来宿食。这境遇，如果延长得过久，是可怕地必然会消蚀了他们的。因此，为了给他们介绍可以接谈的朋友，在鲁迅先生邀请的一个宴会里，我们又相见了。

（萧红）亲手赶做出来，用方格子布缝就的直襟短衣穿在萧军先生身上，天真无邪的喜悦夸示着式样——那哥萨克式，在哈尔滨见惯的——穿的和缝的都感到骄傲、满足、欢欣。我们看见的也感到他们应该骄傲、满足、欢欣。

许广平 1945年《忆萧红》

面对自内地抵港即来探视的胡风,萧红欣喜异常地说道:

——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弥留之际,萧红对始终陪伴在她身边的骆宾基这样企盼地说道:

——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2/1 10/10

——一个给予她的民族、国家及人类带过一些光和热的作家。

——现在，疼我爱我的两个人（鲁迅、萧红）都离我而去了……

萧军 1942年5月1日在延安
文艺界举行的萧红追悼会上的发言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仅仅从事文学生涯只有十年间的历史，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质与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留下了不可抹煞、不可磨灭的业绩，我们是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因此我建议你们对她的作品本身多作具体的突入，全面的分析，全面的综合……而获得一个相应的结论，来启示读者，教育读者……

萧军 1978年 北京

——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形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这个作者毁坏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

胡 风 1982年 《奔赴香港》

倔强的灵魂

——为秋石又一新作《两个倔强的灵魂》序

贾植芳

继《聚讼纷纭说萧军》和《萧红与萧军》二书相继问世后,现在,正当新千年开始的时候,我又欣喜地读到了秋石描写萧红萧军的全新版本《两个倔强的灵魂》(作家出版社出版)。

说这本书新,新就新在作者经过又一轮细致周到的调查、考证,对一年多前出版的《萧红与萧军》一书作了全方位的修订、充实,其修订、充实幅度达40%以上,增添了二萧西安分手后萧红余生计五章约8万字的描写。经过修订、充实后的此书,不仅为我们进一步增添了新挖掘的鲜为人知的史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将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同东北作家群、同青岛抗日流亡作家、同鲁迅先生与上海左翼文学队伍的血肉联系,作了前人少有提及的全新描写。与此同时,除继续讴歌萧军的民族气节外,还对一代才女萧红在国破家亡之际反封建反日寇侵略的坚定立场和言行,作了极为精彩的描写。

说这本书新,我认为,新就新在作者二十年如一日的执著、

严谨的学术研究作风,以及作者认真听取、吸纳各方面意见,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不断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作者不仅敢于纠正前人及史料中的失误失实之处,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还敢于严厉解剖自己,摒弃已往创作中存在的有失公允的情绪化倾向,从而使新著日趋完臻,进一步贴近史实。

认真求索,一丝不苟,是秋石二十年来从事二萧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小至一个日期、一个地名、一个人名,大至一个关键事件,作者既不为昔日已公布于世的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所左右,也不受自己由于同萧军长期交往所产生的友谊所禁锢;既为尊者讳——绝不在时下流行的那种津津乐道描写所谓名人隐私、艳史与“家庭琐事”上花费任何笔墨,又不为尊者讳——即对所描写的对象本身存在的致命缺陷与不足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说。

2000年3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萧红与萧军》一书研讨会,我由于年迈等诸般原因,不及前往出席,但听秋石后来来上海同我提及会议的热烈气氛——据说由于与会专家、学者发言十分热烈,竟然延至下午一时还在竞相发言,最后,在会议主持人的“裁决”下方予休会,这在多年来实为罕见。然而,秋石与我谈得更多的是与会专家、学者提出的那些中肯而又宝贵的批评意见。关于这些批评意见,秋石则毫不留情地全部放入了本书的后记中。我认为这需要勇气,这同当前文史界一些人处处标榜自己、扬“长”避“短”、讳疾忌医的做法,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在把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意见——公诸于世的同时,秋石经过新一轮的调查、考证及反复核对史料,又一一予以更正、充实,统览新著,确乎如此。因此,诚如研讨会前后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数十家南北媒体指出的那样:该书既传二萧,又传鲁迅,为历史做了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表现了一个史学家应有的正义态度,为如何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开拓了

新的思路。

* * *

在上一书的序中，我写道——

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两部描写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和愤起斗争的小说，是在他们夫妇三十年代中期辗转流亡在上海后，在鲁迅先生的支持和关怀下出版的。因为当时正是当政的国民党掌权，配合对苏区的武装革命力量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时期，他们这两部小说连同从江西苏区来沪、从事地下活动的叶紫的描写苏区生活和斗争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商业出版社虽经鲁迅先生一再推荐，仍被退稿。最后在鲁迅先生大力支持下，作为“奴隶丛书”的三种，用容光书局的名义，先后自己掏腰包出版。因为是非法出版物，一般书商都不敢经销，都是通过各种曲折的渠道，才送到读者的手中。

萧红的《生死场》是这套“奴隶丛书”的第三种，1935年12月出版。小说的内容是以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为背景，反映了“九·一八”前后，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人们世代在贫困和愚昧中劳动和生活，在这个自我封闭的生活环境里，人们显得愚昧、麻木、自私、以至蛮横、猜忌、多疑，时而自视甚高，目空一切，时而又显得自卑、畏首畏尾，过着蝇营狗苟的暗淡日子。侵略者来了，捕杀、抢劫、强奸，许多人家破人亡，他们终于在沉睡中觉醒了。他们自动拉起了队伍，去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救国军”，要向侵略者讨还血债。连平日最自私狭隘的人，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那些最善良驯服的人，也喊出了“不当亡国奴，生为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一部《生死场》正是一部农民的血泪书，它给予人们的不是眼泪与颓丧，正如鲁迅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中所写：“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

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又如左翼文艺批评家胡风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中所写的：“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蚊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式地为生而死了。”

她和萧军的同一题材，并先她出‘版的《八月的乡村》，成为这对苦难的夫妇走上文坛的成名作，被一版再版。又由于鲁迅先生的努力，同时又被译介到国外，驰誉世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它们很快为圈内外同仁们所接受。毛泽东在抗战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文艺作品所提出的政治准则，由于他们从生活实践出发，不自觉地提前响应了这一号召。这两部作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性作品。

无独有偶，正是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因上演萧红的《生死场》而轰动一时的同时，秋石先生潜心研究二十年，历经数十次实地调查考证，费时两年三易其稿的长篇传记作品《萧红与萧军》即将面世。这本新作也同全新演绎的话剧《生死场》一样，将给予广大中外读者一部充满新意而又真实生动地关于二萧的生活传记。

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秋石写作这本书以前，已经有了海内外各类人士撰写的三十多种关于萧军和萧红的研究和传记，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和角度，不同地或为萧红立传作评，或为萧军立传作评，真是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热闹非凡。

.....

《萧红与萧军》不是秋石的处女作，也不是他的首部研萧之作。早在1997年4月，秋石就自费出版了他的首部研萧文集——融史料、研究、辩诬、怀念、回忆于一体的《聚讼纷纭说萧军》。现在，继《聚讼纷纭说萧军》之后，秋石又推出了长达30多

万字的长篇传记《萧红与萧军》。据了解,为了写好这本书,秋石先生自费去了南京、杭州、北京、哈尔滨、锦州、呼兰等地寻访曾与二萧有过来往的好友及知情人等,叙谈并考证了有关细节、阅读比较了500万字以上的有关著作、左翼文学史料等。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典故、一个事例,秋石不仅查阅了二萧生前所写的文章及其好友的回忆、怀念文章,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一一核对了鲁迅书信日记及其文章的出处,乃至上百次通过电话同远在北京、长春、海口、乌鲁木齐等地的知情人进行核实,三次前往杭州、南京,专程登门拜访了两位熟知二萧情况的九旬老人——黄源、高原。

与这之前他人所作的有关萧军、萧红的数十个“传记”版本相比较,秋石的《萧红与萧军》一书格外地强调了二萧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由鲁迅一手扶植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对我国革命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重要建树。弥足珍贵的是,秋石在该书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鲁迅对来自沦陷地青年作家的无限关爱和扶持,在同类研究中首次全方位地对鲁迅回复二萧的全部53封书信逐一进行解析,穿插鲁迅同二萧交往的一个又一个的真实故事,重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人情景。

针对一些版本中大肆渲染的所谓二萧离异、所谓萧红同许多男人“同居”的细节,以及萧军救萧红别有用心的染指,秋石则依据确凿无疑的史料——加以批驳和纠正。

值得指出的是,秋石的《萧红与萧军》一书写得比较真实可信。其一,秋石与萧军生前曾有过长达九年的交往。其二,秋石手中拥有与现仍健在(包括已故世)的十多位三十年代见证人交往、叙谈所掌握的材料。其三,近十年来,秋石一边潜心研究,一边不断“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同那些无视史实、恣意杜撰、臆造炮制出来的谬误百出的“传记”予以猛烈抨击,还其历史本来

面目。1994年1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个名叫李家的人所写的长达15000字的《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文中不乏对鲁迅、对鲁迅的学生、对左翼文学阵营的污蔑、攻击。当这则别有用心的长文被改头换面地转载于内地一些报刊时,秋石则依据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确凿无疑的材料,在南北诸多文坛前辈的支持下,于同年9月24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萧军和萧红的一些史料》的长文,进行了公开的辩诬。半年后,秋石再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白云原自一身轻——缅怀萧军先生》的长文,该文以确凿可信的史料描述了萧军当年在延安时同毛泽东的重要交往,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可贵贡献,以及萧军在彭真、王实味、胡风、丁玲等人身处逆境时不顾个人安危而仗义执言的种种感人行为。

* * *

在上一书所作的序的末尾,我指出——

我与秋石先生素昧平生,虽然这些年在报刊上零碎地读过他记述和论证二萧的文章,如《毛泽东与萧军》(刊1997年5月22日《文汇报》)、《彭真与萧军》(刊1997年9月11日《文艺报》)、《鲁迅与萧军》(刊1997年11月3日《文汇报》)、《萧军与王实味事件》(刊1998年4月1日《解放日报》)等文章。最近由文化界老友谢蔚明、肖关鸿引荐,我们才有缘结识。据说他这次来沪前曾进京会见梅志大姐(她也是二萧的熟人),提起为他的新作写序事,梅志大姐认为我是个合适的人选,因为我们都是同时代人,都是三十年代在鲁迅先生开创的左翼战斗文学旗帜下,走上生活和文学道路的,我们有共同的“祖师爷”。鲁迅先生1936年10月在沪逝世后(当时萧红正居留东京),由留日同学自发举行、并由左联东京支部主持召开的鲁迅先生追悼会上,一致公推萧红当追悼会的主席。当时我正在日本亡命兼留学,她和我也算有一面之缘。鲁迅先生逝世后,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先生

战斗传统的胡风先生主编的战前出版的《学习与工作丛刊》和抗战开始后出版的《七月》杂志,撰稿人员都是鲁迅先生晚年周围的那群青年朋友,包括萧军和萧红。我则是一个新来者,因1937年春,我在日本向《学习与工作丛刊》投稿,结识了胡风并在抗战开始弃学回国后,在战乱中,与胡风结成生死患难的情谊。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夫妇应当时哈尔滨的北方文艺出版社的邀请,到这个号称“小莫斯科”的城市,做客访问。我们在哈尔滨居留期间,曾专程去呼兰县,访问了萧红的故居,表示了对她的悼念。萧军则是五十年代初我们夫妇进京省亲时,在胡风的北京寓所相识,一见如故。1979年秋天,我头上还戴着戴了二十多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政治帽子,进京开会。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我还专程去访问了萧军,事后并写了《萧军印象》一文。最后相晤,则是在1986年八宝山胡风追悼会上。这半个多世纪来,萧军和萧红的坎坷命运,比如萧红客死香江时,陪伴在侧的是骆宾基,也是我的一个熟人。至于萧军,他建国前后的坎坷的政治命运,则是我们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同路人”。我们先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蒙难受冤,蹲过监狱,一再受到批判,都是八十年代历史转轨、社会转型以后的“出土文物”。从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来说,为秋石先生的新作写序,应该是我这个后死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同时,对秋石先生的辛劳和勤奋,致以深深的谢意。他正值盛年,希望以后在二萧研究,包括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中,不断走向深入,拿出更多富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文化品位的新作。

令我欣慰的是,一年多前,我对秋石的希望,现在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

* * *

自1999年10月那个金风送爽的秋日认识秋石以来,已经一年有余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秋石来我寓所有近二十次,

一次次的交往、长谈,使我对秋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我也一次次地分享着他在文学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喜悦。

他向我谈及了二十一年前同萧军在哈尔滨的相识过程。他们与之相识的那次座谈会,本来与秋石无缘,然而,他设法“溜”了进去,而且,在当时众多的同龄人中,以其独有的率直得以与萧军长此交往。据参加过 1979 年 8 月 17 日哈尔滨省图书馆座谈会的老人回忆证实,秋石与萧军的相识,即充满着火药味,又富有戏剧性。座谈会上,一老一少,直率相见,直率问答,而主题正是承继鲁迅遗风!这边座席中,刚过而立之年的秋石是火爆爆地当众写条“责问”萧军:当年,鲁迅如此关怀你们,而你们现在又是如何对待青年文学爱好者的?而在前面发言席上,历遭劫难已入古稀的萧军则是硬挺挺地站立在那儿,执拗地要秋石“站起来同我见个面!”……秋石同我说,正是从那一天起,他与萧军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把萧军看作是慈父、良师、益友,从萧军身上,他一次次领会到了鲁迅精神的光大。秋石说,使他永远无法忘怀的是萧军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四个“实现”——即萧军年轻时确立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座右铭:求得祖国的完整独立;求得民族的彻底解放;求得人民的彻底翻身;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

秋石同萧军有着近乎一样的幼年痛苦生活,而在青年时期又频频历经风浪磨砺,有着许多同龄人所没有的传奇性经历。秋石说,他永远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新中国带来的温暖:“至少,在我心中,毛泽东是不可也不能否定的!”在祖国黎明前一年差一点与兄长一起冻饿夭折的秋石,进入新社会后备受国家照顾,使他免费读完了小学、初中和中专。秋石出生在鲁迅的故乡,而其出身地距鲁迅故居仅“一箭之遥”,因而,自幼时起,他对鲁迅这位故乡名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充满着深深

的敬意。数年后,当他小学刚刚毕业的时候,他便矢志向鲁迅看齐,当一名时时刻刻为时代、为人民鼓与呼的硬骨头作家。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不是一个梦,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梦。

同萧军一样,秋石有着在常人眼中常常是无法思议的倔强性格。

秋石告诉我,还是在四十年前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及人祸面前,面对黑市猖獗、人民生活一度陷入困难,刚上初中一年级的他不止一次萌生出“要写信给毛主席”的念头……

文革中,秋石先是对当局的“支左”由怀疑直至发表不合时宜看法的言行文章(自然也有其偏激之处),被反复遭到“调查”、“询问”,最后因他去了北大荒才告终。后又有 1976 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南北呼应、制造‘上海帮’谣言,分裂党中央”及“为邓小平翻案”之嫌疑,遭受长时间的“审查”和召开批判会……然而,事情还远不止此。“四人帮”粉碎后,他非但没有得到及时的平反,相反,由于他平时过于率直,得罪了一些人,因而,有人针对他 1975 年任农村记者时经调查研究后所写的一封致中央有关部门反映知青疾苦的信——尽管此信原稿就在当权者手中,但当权者仍然蛊惑人心地煽动群众以“查清楚本单位有人给江青写效忠信”为由大开特开他的“说清楚、划界线帮教会”(附带说一句,对于此类指鹿为马的莫须有做法,本人早秋石 20 年就深深地领教过了)……而后经有关部门反复查证,江青压根儿没见着这封信!当然,几年后,有关部门为他一一予以了甄别和平反,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而又高昂的代价!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牢牢地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 * *

秋石好斗,好斗的秉性丝毫不亚于他的文学领路人萧军。
你们瞧——

1994 年初,当台湾人李家在国民党的重要喉舌《中央日报》